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

宋　李昉等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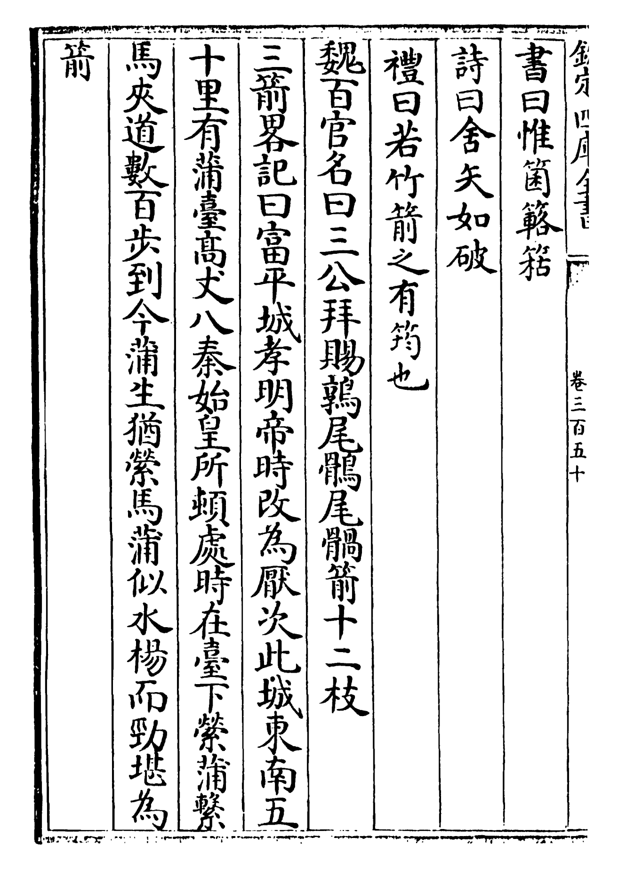
兵部八十一

箭下　箭筒

步叉　橐鞬

射捍　彈

箭下



書曰惟箘簵楛

詩曰舍矢如破

禮曰若竹箭之有筠也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鶉尾鶡尾髇箭十二枚

三箭畧記曰富平城孝明帝時改為厭次此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丈八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縈馬蒲似水楊而勁堪為

箭

博物志曰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為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則鋒脹沸爛須臾燋煎都盡惟骨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豬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有聲以物打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偏鑿取以為箭鏑

焦贛易林曰雙鳧俱飛以歸稻池經涉其澤為矢所射傷我胷臆

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射之飲羽
異苑曰烏傷黄蔡義熈初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
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大如斗引弩射之應弦而
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
一處名為竹落崗去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
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
死於斯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誚之曰我在洲
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横見殺害怨苦莫伸連時覔汝今

始相得眠寤仍患腹疾而殞

又曰永陽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即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啣涕提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荅曰何用問為若是君許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反未逹家暴死於路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

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未注眸子䀹不建矢墜地而塵不揚

又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嚙法不教衛密將矢以射蠅蠅嚙得鏃矢射衛衛繞樹而走矢亦繞樹而射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城數月魯仲連乃為書約之於矢以射城中遺

燕將軍書泣三日乃自殺

尉繚子曰夫殺人百步之外者誰也曰矢也

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為鐵室以備之

又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吾無箭何

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宫之垣皆荻蒿楛楚廧

之其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於是發而試之

堅則箘簳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吾箭以足矣吾无金何

孟談曰董之治晉陽宫公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

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戰國策曰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苫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簵音路

又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又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也嬉戲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

諸葛子曰若能力兼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亦誠宜寵異

亢倉子曰勾粤之幹鏃以精金鷙隼為之羽以之棓䈴則其與稿考朴也無擇勾粤東粤幹妣幹也鷙隼雕烏之類棓䈴打擊也爾雅曰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夫勾越之幹以精金為鏃以隼翎羽之打擊則同於稿科無擇猶無異也 及夫盜寇爭虔覿武決勝加之彊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楚辭曰舉長矢兮射天狼

陳琳武軍賦曰矢則申息肅脊箘簵空流熛銅毒毋箭飛鏃鳴鍭

子虛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

射雉賦曰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

吳都賦曰其竹則篔音于君切簹音都郎切䈽音吟箊音於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音勞有叢

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協并八極同紀

晉江統弧矢銘曰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𨇤

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猨墮張空

箭箙

釋名曰箭箙受矢之器以皮曰箙謂柔服用之也織竹曰笮相迫笮之名也

說文曰箙所以盛弩矢人所以負也

詩義問曰總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周禮夏官下司弓矢曰仲秋獻矢箙箙盛矢器也獸皮為之也

左傳曰公徒執氷而踞杜預注曰氷箭筒蓋也

又曰晉楚戰楚熊負羈囚智瑩智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也智瑩智莊子之子也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智莊子下軍大夫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取好箭故也武也房箭舍也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卯可以為箭也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一鬼為張偷得一箭筒云愼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張以借他鬼罵欲燒屋張馳取還乃止

雜詩曰象弧雕服

竹譜曰射筒竹簿肌而長中着箭因以為名

步义 义音釵與前同

釋名曰步义人所帶以箭义其中馬上曰鞬鞬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通俗文曰箭箙謂之步义

趙書曰石虎等破劉曜之後獲馬二百疋赤犳金銀步义弓鞬三十具

櫜鞬

左傳曰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櫜以受箭鞬以受弓

後漢書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矢謂之服藏弓謂之鞬櫜屬右曰鞬左氏傳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魚皮步乂一貛皮韇一瑑葴金

校步乂一金校豹皮韇一

射捍音汗

說文曰韝射臂擋也

三禮弓矢圖曰韝者臂捍以朱帛為之謂之韝者所以

遂弦也

括地圖曰羿年五歲父母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待

蟬鳴還欲取之羣蟬俱鳴遂捐去羿為山間所養羿年

二十能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遠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經至羿門隨矢去

管子曰桓公弋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脱捍而迎之

魯連子曰弦䤺相第而增矢得高焉專諸剌僚王闔廬乃成名焉

彈

廣雅釋器曰𥑋謂之彈

宋林曰彈行丸者又拼也拼使戰動棹彈也

桂苑曰彈行丸弓又作弓

開元文字曰引彈之謂行丸者也又彈拼也

說文曰彈行丸也

吴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鳥狐之殘也

周禮曰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群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黒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刼行者死傷横道

張璠漢記曰班超使于寘願將三十六人以為蒿矢彈丸之用

魏書曰齊王芳爲帝常喜以彈彈人

魏書傳曰曹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行南行爽還聽事上矣

晉安帝紀曰瑯邪内史孫無終貪横恣虐妓妾有忤意者輒彈其面

蕭子顯齊書曰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榮祖善彈彈鳥

毛盡而鳥不死每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崔鴻西秦録曰辛進字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為散騎常侍從乞伏熾盤遊于後園霄觀彈鳥丸傷暮末母愁故誅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羣飛上曰公為我取之晟十發俱中並應而落賜賚極多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晋告大夫曰有敢諫者罪至死無赦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園中有榆其上有蟬

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黄雀在後舉頭而啄食之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仰音卓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此皆貪前之利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虫衆庶若此人主亦然楚國不殆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日有十餘人皆逐之長安為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

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樹扶疎蔭濆鳥常産育其上太原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激殺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何故見侵經年而謝慶卒名涣靈運父也

幽明録曰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常閑居而天大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歳相牽狡獪而並不沾濡雋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雋出人問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

兒物不知何由在此儁具説之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如坙九谷有所用也

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何爲哉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貌相招也捐彈而射之虞人逐而訊之以周爲盜栗

又曰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右臂以為彈余因以求鴞炙

又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寅甘不復

潛夫論曰丁夫不傳犁鋤懐挾彈或取好土作彈賣之其彈外不可禦盜内不足禁鼷鼠志彈鳥雀百發不得反一中無用而有害也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不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

便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烏

夢書曰夢持彈者得朋友

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于野罩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弓彀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揺足恐墮内獨怖急乍水乍火

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理檠繳望大羣以送丸審遣放而必獲

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樹間秦氏家有遊蕩

子立用睢陽彈強丸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玄雲潤其柯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是窠

桓玄南林彈詩散帶秉駟馬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棲木末轉翔禽落羽尋絕響屢中槪應心

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為矢合竹為樸漆飾膠治弗用筋鏃丸彈之利以弋凫鷲晉靈驕

悖群臣是彈樂其如躍觀其避九

太平御覧卷三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二

戈

易曰離為戈兵

又曰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書曰武王至商郊王左仗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

西土之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又曰武王伐紂戰於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又曰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孔安國曰臣桓毛名二俾爰齊

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于南門之外

又曰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兊和古之巧人

又曰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

又曰惟干戈省厥躬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公曰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又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毛萇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揭也祋殳也音丁外切

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鐏祖悶切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

音隊鄭玄曰後刃敬也二兵鐓鐏雖在下猶為首鋭底曰鐏取其鐏也平底曰鐓取其鐓也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戟也干戈萬舞禹舞象舞也

又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克商濟河而西倒載干戈苞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

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升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又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鄭玄曰裘冕者亦從尸服也從尸車送迎之往來也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時儺以索室敺疫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方良罔良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故士戈楯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者也軍旅會同授二車戈楯建乘車戈楯授旅賁及虎士戈楯乘車王所乘車軍旅則草路會同則金路也

又曰車謂之六等之數鄭玄曰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才六畫也車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曰金有六齊四分其金則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又曰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曰戈今勾孑戟也或者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也已倨則不入已勾則不決長内則折前短内則不疾鄭玄曰戈勾兵也主於胡已倨謂胡微直而和多以勾人則不入已勾為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前謂援也内長則援短援短曲於磬折則引之於胡並勾内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而不疾

又曰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玄曰柲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又曰秦伐晉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

又曰魯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舂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狄長三丈

又曰晉敗齊於窜頃公既免求逢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嬖人也）抽戈結衽（衽裳也）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謝（謝講武堂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

位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犫也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未奉君命故意欲禀命令魚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也矯及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又曰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楊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

又曰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

又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盧蒲癸臣子之（子之舍也）與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代也）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也）麻嬰為尸（為祭尸也）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力多）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子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鳥也委禽納鴈也）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

自房觀之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也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故傷又曰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又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之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也奪之司寇與鄄惡公孟北宫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宫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公孟有事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也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鼀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華濟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中公孟肩殺之

又曰吴入郢楚昭王涉雎濟江入于夢中王寢盜攻之

以戈王王孫子由以背受之中肩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閭傷將指

又曰齊人輸晉范氏粟鄭之姚子般送之范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趙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後伐之鄭師大敗

又曰齊簡公即位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請遷寢公從

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也太史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又曰晉荀瑤帥師伐鄭荀瑤智伯也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子𣱵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也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又曰衛良夫與太子蒯聵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入適伯姬氏既入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分輿豭從

之分被厚也迫叔悝於厠强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

漢書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孟康曰尸主也官此栒邑賜爾鸞旂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襃賜大臣也

又曰武帝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遣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于水中負人之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下因以為名也下灕水

晉書曰賈充傳云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闕將軍散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充謂曰公養汝等正擬今日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

崔鴻前趙録曰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長平之戰劉聰馬中矢幾為晉軍所獲景年以身蔽聰揮戈前戰以功封梁鄒侯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

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隨

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當餓

將死君下壺飧以食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

仰天嘆曰吾以一杯羊羮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國語曰秦師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

未敢忘寡人之衆能合不能離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

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食弦歌鼓琴子路仡然

執戈而舞

韓子曰勾踐入宫於吳執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遠立郭遠立矢石不及也又居於屏蔽犀櫓之下投枹而嘆投棄也曰嗚呼士之遬音速弊盡一若此乎遬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燓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由君不能耳士又何弊盡之有簡子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也石砮也一鼓而畢

乘之畢盡也乘凌也簡子曰與我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

淮南子曰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賞失者夷旗圍三匝矣陽虎將舉劒而自刎頸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陽虎左持劒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陽虎旣出顧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魯君聞陽虎失怒所出之門以為傷者戰鬬者也不傷者為縱之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也所謂害之而反利之

者也

又曰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日日反三舍魯陽楚人也文之孫司馬期之子所謂魯王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曰魯陽公今南陽魯是也

五經要義曰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

陸景典語曰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桓寛鹽鐵論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

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

張隱文士傳摯虞荅策曰古之良臣受彤弓彤戈之錫銘之彝器
䏶之後昆曠世歷代以為賓榮豈無其物貴殊品也

抱朴子曰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劒而彈琴詠語者吾未見其身之可保也

又曰荆卿朱亥不示小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

戈

山海經曰崑崙墟北有人曰太行伯把戈

干寶搜神記曰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高子高化爲白蜺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弊筐須臾而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而去

梅陶在湓口與三公書蘇峻勇而無諒兵家所常弊也

長廣人釋鋤犁執干戈何知戰法

文選曰戈鋋彗雲

又曰戈矛若林

離騷曰揮吴天戈號被犀甲車錯轂號短兵接

繁欽述征賦曰晴三日之暮春逼干戈之急難

王粲從軍詩曰樓船凌洪波尋戈刺羣虜

高貴鄉公詩曰干戈隨風靡武騎應鴈行

魏明帝堂上行曰武夫懷勇毅勒馬於中原干戈森若

林長劒奮無前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王正月乙酉予長七尺四寸矣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或編荆為矛執荻為戈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為樂

荀道雍猛虎行曰詰朝彈竹冠荷戈翦荒要應貞華覽曰萬夫决拾武夫齊足乘夷長森分行别屬弓不虛彎戈不苟撲

傅毅西征頌曰愠昆夷之匪恊咸矯矯于戎事干戈動而復戢天將祚而隆化

崔駰北征頌曰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剋

張協七命曰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天巢俯彈地穴

孔欣七誨曰攜同好命爪牙攝烏虎杖雄戈緣山結網參雲張羅

殷融義曰自綏多難國度屢空匹夫有重繭之勞武士有執戈之勲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三

戟上

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戈勾矛戟也戈過也所刺則決過所勾引制之不得過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前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

持摘之戟也說文曰戈平頭戟也從弋一橫之象形也戟有枝兵也戟讀若棘鏌鋤大戟也

方言曰戟楚謂之孑郭璞曰取名于鉤孑也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音寅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鏝木干切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即今鷄鳴句孑戟也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音祕或謂之殳音殊

廣雅曰匽謂之雄戟

太公兵法曰戟之神名大將

趙氏兵書曰戟參星主之

周禮曰舍為壇壝音遺宮棘門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也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戟也及大逵不及子都怒都閼字也

又曰莊公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孑者戟然則楚始如此參用戟為陳也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遂跣以下公嗾獒焉靈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諸侯伐偪陽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為櫓左執之右拔戟成一隊

又曰欒氏乘公門范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用劒短兵拔欲致死也欒氏退攝軍從之遇欒樂欒盈之族也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周書曰年飢上用與曲輈不漆矛戟縷纏羽旄不擇鳥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劒而前曰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楚霸王之資也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今樓煩縣是也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復敢出

又曰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懸南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非親子弟莫可使至齊者也

又曰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皇帝入未央宫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殿下何為者不得入
又曰漢七年長樂宫成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駕
又曰息夫躬云諸曹以下僕遬音速不足數卒有强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又曰鼂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劎楯三不當一

又曰灌夫字仲儒父孟死吳軍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

又曰揚雄位不過執戟

又曰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衪服入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

後漢書曰光武畧䤬期為賊曹掾上畧地向北期從狥薊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嗔目大呼左右曰趣周禮隷僕掌趣宮中之事鄭衆曰趣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趣與蹕同衆皆披靡

東觀漢記曰吳漢與蘇茂周建戰漢躬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破

又曰建武四年隗囂遣馬援奏課京師因曰臣與公孫

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往蜀述陛戟乃見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大笑

又曰田邑字伯玉為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永衍恐其先降説之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

又曰楊政字子行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范升為太常丞為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

伏道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頭以戟乂政傷胷前廷政涕泣求哀上即尺一出升

又曰孫程與王康等斬江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弟景為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鎮不中鎮劒擊景墮車左右以戟乂其胷禽之送廷尉

謝承後漢書曰彭循字子陽太守衹君聞循義勇多謀

請循以守吳令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强
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司馬彪續漢書曰楊仁字文義巴郡人顯宗特詔補北
宫衛士及帝崩時諸馬貴戚各爭欲入宫仁被甲持戟
嚴勒明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譛仁上知其
忠愈善之

張瑩漢南記曰陳蕃等欲除諸黄門謀泄閹寺之黨於
宫中詐稱驚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宫小黄門朱寓以戟

刺蕃

魏志曰董卓恐人謀已常以吕布自衛嘗失意拔手戟擿布布拳截之由是陰怨卓英雄記又載吕布請董卓卓常拔戟擲之言布亂其私室

又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吕布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布謂靈等曰布性不憙合鬬但憙解鬬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軍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

鬬布舉弓射戟正中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歡會然後各罷

又曰張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典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輙十餘鉾音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戟擊殺之餘賊不敢前

又曰典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軍持一雙戟八十斤

王沈魏書曰太祖討吕布於濮陽布有别屯在濮西相持太祖募隱陳典韋先占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反急韋左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

魚豢魏略曰徐庶字元直少好任俠為人報讎白堊{烏角切}突面被髪而走為吏所得乃感激弃其刀戟更絹巾單衣折節學問

吴志曰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作鼓吹導引歸家

又曰太史慈劉繇使循騎卒遇孫策慈便前鬬政與對策刺慈馬以攬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又曰孫權乗馬射虎庱亭（庱摛陵切）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遂却

又曰孫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孫亮璽綬徵立瑯邪王休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悦於美色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為戲具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常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

張勃能録曰嚴白虎使弟輿詣長沙桓王請和許之輿請與王獨會面約既會王引白削斫席輿體動王知其無能以手戟投之立死

蜀志曰兩鑲音攘是謂閑木户持雙戟是謂坐鐵室也

常據華陽國志曰荊邯記公孫述曰昔漢祖敗而復征

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為强況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

晉書曰賈后字南風初為太子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

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廢之

又曰楊駿字文長為賈后所誅初温縣有人如狂造書

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内

府以戟為衛至兵入駿府逃于馬廐以戟殺之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謂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見矛戟

在前

王隱書曰上聞賈后酷虐以戟擿諸孕子者皆墮已治室金墉城尋當廢之趙粲救於內荀勗救於外故不濟焉

又曰祖逖軍大飢進據食大邱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逖營拔戟楯大呼向逖逖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

崔鴻前趙録曰杜育字子光濮陽人少為賊其母每怒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

他人斫頭魯為賊圍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

又曰劉聰獵上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觀者指曰此故長安天子

崔鴻後趙録曰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斬鮮卑三百餘級

齊書曰宋升平三年尤里封人於官高湖際得瑞戟（設合切）戟三枝旁有古字

隋書曰柳彧為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以上門

皆列戟僕射高熲子宏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顏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設鑄劒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

千載無戰鬬之患夫子懔然曰美哉德也

陸賈楚漢春秋曰沛公脫身鴻門從間道至軍張良韓信乃謁項王軍門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隻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樂資春秋後傳曰聶政拔劒至韓韓相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曰徒手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

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
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守迫則杖戟相撞
又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曰所為
立王者為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不聽遂入秦
英雄記曰呂布使陳登往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
布怒拔戟斫几曰凡吾所求無獲但為卿父子所賣耳
登不為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
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

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止

王隆漢官解詁曰衛尉宫闕周廬殿披屯陳夾道當兵交戟

應劭漢官儀曰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家合領主自有官置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東方朔傳曰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執戟在殿陛逕指獨語上見呼問之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鳴上遣侍中視之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

朔日風從東來鵲尾旁風則傾背風則蹷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向鳴也新雨生枝滑故枝澁故立枯枝上上大笑賜帛十疋

又曰孝武元封三年作栢梁臺召羣臣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衛尉交戟禁不時

陳壽益部耆舊傳張覇遷會稽太守是後盜賊衰少野無遺寇童謠曰弃若戟弃若矛盜賊盡吏皆休

蕭廣濟孝子傳曰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

戟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打陽叩頭請罪父没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孟黶遂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讎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决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張敞晉東宫舊事曰東列崇福門門各羌楯十幡鷄鳴戟十張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四

戟下　殳

矛

戟下

孟子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世説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义頸而前初曹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是不敢朝見一出

郭頌世語

孫盛異同雜語曰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于庭前踰垣而出材力絶人莫之能害

于寶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後來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

呵格之化為巨蛇

又曰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于鄴内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遥望如懸燭就則無焉三十國春秋亦載

劉敬叔異苑曰彭城劉黄雅以太元中為京口府佐被使還都路經行里亭多虎劉極自防衛牛馬繫于戶前以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乗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劉義慶幽明録曰項縣姚牛十餘歲父為鄉人所殺牛

常賣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刀之於衆中

東陽無疑齊諧記曰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曰待我為汝尋方云燒虎尻飲即差汝覔大戟與我我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尻着地猶尚煖

東晳發蒙記曰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木之岫一噬則百人仆唯畏鉤戟

僴愷啓蒙記曰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

周處風土記曰戟長一丈三尺奮揚俯仰乍跪乍立兼五兵而能乃謂名人

又曰教學講武戒遠慮戎首玄戈奮長雄迎來送往斫截横從扶強頓弱唯敵所從首先也玄戈北斗杓端招揺之内貫索之外獨星也戟為五兵雄蓋取威曾振也尤國戟法先小鬬動之陖上擲送下收功於中國在首領之間來迎去送順而下也植則虎龍交互神變無常去者厚餞來者不攘言用雙戟

之法交戟相向左手為龍右手為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上下無常隨變而改顛倒入懷轉如回風敵若孤勝攝戟徐反可謂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蓋其進足奮手欲及機也如敵來輜去疾進而送之來重進疾開而待之

南中八郡志曰永昌郡西南三千里有驃國以金為刀戟

焦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又曰倚鋒據戟傷我胷臆

春秋考異郵曰劉子單子挾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

朝國有三王天下兩生周分為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長戟援於後

管子曰黄帝問於伯高伯高曰雍狐之山發水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立於門曰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蓆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鋪薦

蓆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又曰崔杼殺莊公盟諸大夫令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孫卿子曰雖有戈矛之戟不如恭儉之利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

又曰孤父戈以鐲牛愚莫甚焉鐲徐玉切

史曰鉏耰棘矜非錟音淡於句戟長鎩也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上句曲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尉繚子曰夫殺之五十步之内者誰也曰矛戟也

韓子曰譬如劒戟愚人行忿則禍生聖人誅暴則福成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高誘曰有枝幹象陽布散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坂會獨不推車而侮其上者其罪何若會曰為人臣侮其主者其罪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對曰身死妻子又死謂之死而又死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顔歜諫曰君樂治海上不樂治國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出樂海也公據戟將斫之歜撫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臣以參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歸

抱朴子曰太阿臨項長戟指心而操不可奪也

又曰拙者得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婦之刀戟不能以擒兕虎

蔣子曰士有一餐而倒戟義所驅也

應璩詩曰丈夫要雄戟更來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誰復有不并

又曰郡國募將士馳騁習弓戟雖妙未更事難用應卒迫

司馬相如上林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干將韓王劍師雄戟干將所造也）

左思吳都賦曰吳鉤越棘（楚鐵利故稱越棘也）

又曰羽旄揚蕤雄戟耀鋩

繁欽撰征賦曰左倚雄戟右攅干將

兩都賦曰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音殺

又曰周盧千列陛戟百重

陶侃表曰伏惟武庫傾蕩宿衛有失輙簡選其差可者

奉獻金鈴大戟五十張

孫盛奏事曰諸違令私作鎧一領角弩力七石以上一

張戟十枚以上皆棄市

張載劒閣銘曰一人荷戟萬夫趦趄難行貌也

李尤戟銘曰鼓戟之設以戒非常秉執操持邪慝是防須臾之分終日為陝山陸之禍起於豪芒

張協手戟銘曰銕銕雄戟精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干將嚴鋒勁校摛鍔耀芒

魏文帝書曰漢中地形實為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張魯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網砉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應瑒表曰長戟百萬胡馬千羣

應貞華覽曰強弩連城長戟指塞

傅玄朝會賦曰流蘇粲粲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擯

摻上音寅下音參

賈誼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

不用弓戟之兵鉏耰音優白挺橫行天下秦人長戟不刺

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

殳

釋名曰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直降切桎步降切

於車上使殊離也

説文曰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

於車

又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因事而施凡五兵

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代遞則久皆戰則彊

淮南子曰武王執戈杖鉞以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

魏文帝詩曰行行遊且獵且獵路南隅彎我烏號弓騁

我纎驪駒走者貫鋒鏑伏者讋戈殳白日未及移手獲三十餘

王粲七釋曰流鋒四射畢罕横厲耆干殳而稍繫馳鷹犬以搏噬

夏侯湛獵兎賦曰擬以銳殳規以良弓覩豪末而放鏃兮殪之于田中

左思吳都賦曰干鹵殳鋋暘夷勃盧

謝惠連從軍行曰趙騎馳四壯吳舟浮三翼弓矛有恒用矛鋋元嫠息

太公六韜曰方凶支鐵叉柄長三丈以上三百枚

矛

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鐏征問反鐏入地也

松櫝長三丈其矜宜輕以松作之櫝速也前刺之言也

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使殺也

又曰激殳激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為三叉

言以討仇敵之矛也矛戟戟常也其矜丈六尺不言常

而云夷者言可夷滅敵也亦車上所持也殺矛長九尺

𥎊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鍦音施或謂之鋋音憃或謂之鋋

其柄謂之矜

又矛骹音敵細如鶴脛者謂之鶴膝

世本曰杼作矛

太公兵法曰矛之神名跌踏

書曰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又曰門之内一人冕執鋭鋭矛也立于階側周成王朋士衛與也

詩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戔云清者高克所軍之邑也駟介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重英矛之象也）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戔云二矛酋矛夷矛也）

又曰厹（音求）矛鋈錞（三隅矛也）蒙伐有苑

禮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鐓後其刃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左傳曰齊伐魯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史記曰武王牧野誓曰立爾矛

漢書曰姑句家矛端生火光其妻曰矛端生火光此兵氣也

魏志曰公孫瓚手執兩頭矛殺鮮卑數十人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中兵强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曹公謂諸將戰在我非在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可以刺諸君但觀之

魏畧曰閻行金城人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

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矛撾超幾殺之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騎與虞翻相隨翻喜用矛謂在前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柰何答曰翻能步日行三百里

三國典同傳曰公孫瓚為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卒遇鮮卑百騎以矛擊殺傷數十人鮮卑由是畏之

蜀志曰先主為曹公所逐棄妻子走令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翼德也可來決死無敢進者

晉書載記曰蜀李雄無事小出丞相楊襃于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乘惡馬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

虞乃有着中戰衣木履持長矛者此為兒戲而無相彈懾也

趙書曰趙討陳安於隴城城陷安死乃謡曰隴上健兒曰陳安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馬鐵鏤鞍丈八蛇矛左右盤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十萬騎修修戰始三交失虵矛十騎俱蕩九騎留

吳越春秋曰越以屈盧之矛越絕書曰勃山之矛步光之劒獻吳王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縮矛殺百步之外

者千人

韓子曰人有鬻矛楯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劉向說苑曰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宫婢妾荷綺縠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

呂氏春秋曰齊晋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退而不自決謂路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心猶不決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无責乎阿餘子曰嘻還反戰死之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討逆使慈着馬前欲手刺殺之討逆着鞭驅馬操矛逐慈慈着木履策杖徐步終不

能及乃止

列女傳曰巴趙娥者趙萬之妻羣縣遭亂萬得足疾不能行為賊所殺賊欲殺娥娥守喪不去賊舉矛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必刼略乃以身赴輙貫心達背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字璧强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為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斃堅尋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夢書曰矛戟為相待其早晚也夢得矛戟者憂相勅也

持矛待交友見人持矛待於巳也持矛來倒却中止也

魏文帝詩曰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

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在西門遥望秦氏盧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女休十四五為宗行報讎左執白陽刀右執宛景矛

張奐與崔子貞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錐鐵楯如榆葉

諸葛亮集曰勑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至三百五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莊文耀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五

槊 檜

鋋 鈎鑲

㮨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

晉書曰劉邁毅之兄也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

齊書曰長沙王晃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纒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

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後魏書曰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

大千常著御鎧盤馬殿庭莫不嘆異嘗從太宗獵見虎

在高巖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又曰于栗磾代人也從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

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壯士也自可驅致御前

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

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西蜀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黒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黒矟將軍栗磾好持黒矟以自標衛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號累遷豫州刺史

續晉陽秋曰太尉伐羌於濟口入河索虜遣將鵝青步騎十萬於河北聲云救羌太尉遣隊主丁旿以車百乘屯北岸為却月陣相去一步軍置七人授以長白毦槊

毦音餌

三國典畧曰文育小字猛奴到都見太子詹事周捨捨命兒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

又曰羊侃字祖忻嘗從梁主宴樂遊苑時少府啓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命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梁主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為折樹矟

又曰北齊安州刺史盧冑入海島得一人脛可長二丈以為稍獻於神武諸將咸莫能用唯彭樂舉之冑未幾遇疾痛聲聞外巫言海神為祟因此而卒

鄴城故事曰紫陌浮橋在城西北五里案鄴中記云趙王虎時於此濟置紫陌宮暨齊時因脩為濟口帝巡幸又向并州百官相餞莫不至此而訣别迄今猶以為渡口

齊文宣時西巡百官辭於紫陌使矟騎圍之曰我舉鞭

一時刺殺淹畱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黄門侍郎連子暢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乃命解圍

又曰北齊文宣於臺上以矟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死

靈鬼志曰河間王顒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甚壯健常乘一赤馬雋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為之歌曰隴上健兒字陳安頭小面狹腹中寛丈八長矟左右盤

語林曰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持矟數迴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傅玄歌詩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矟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為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已成藝鄧艾縈魏后之庭武而猶質種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採抑揚斟酌煩簡至如春亭落景秋皐晚凈青霜旦盡密雨初晴纖驪沃

若天馬平馳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錢而息影不畏衣香雕衢與白刃爭暉翠毦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檝越女踟蹰無假如臯之箭

槍

風俗通曰刻葦傷盜為槍

宋元嘉起居注曰謝靈運自理文云及經山陰防禦彭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衛公兵法曰聽角聲第一聲絶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絶諸隊一時捺槍卷旛張弓拔刀第三聲絶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絶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唐書曰鄭國公羅士信容貌短小而驍勇絶倫隋末賊起士信始年十四為通守張須陁執衣遇翟讓來寇士信請自効須陁小之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着二甲左右雙鞬躍而上馬須陀壯之遂將其衆擊賊于濰水之上陣纔列士信執長槍立於馬上馳

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莫敢逼者士信乃弃策馳馬為十下而還須陀因而奮擊兵始接賊師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輙劓其鼻而懐之每歸而數其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陁大悦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居前士信為副賊無敢當者

又曰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曜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

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恒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都督陪葬于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内立石人馬以旌戰之功焉

又曰哥舒翰為别將時吐蕃大冦邊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逆擊

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
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將軍仍充隴右節度
使副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歲候麥
秋即大掠積石軍前後不能禦至是翰使將王難得楊
景輝等潜領兵候蕃至設伏以待之吐蕃五千騎既至
放馬脫甲翰以城中聹驍勇合伏兵馳擊之殺畧盡百
餘騎奔突得走王難得追擊之疋馬不還翰嘗逐馬驚
墜于河立於水中吐蕃三人擬槍力刺之翰大叫之賊

驚駭俱廢失槍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槍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遏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為常

又曰王難得有膽力善騎射天寶元年正月吐蕃大冦河源軍難得以騎將為軍鋒贊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趫悍乘譜真馬寶鈿裝鞍軍前求較鬬者難得横槍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其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使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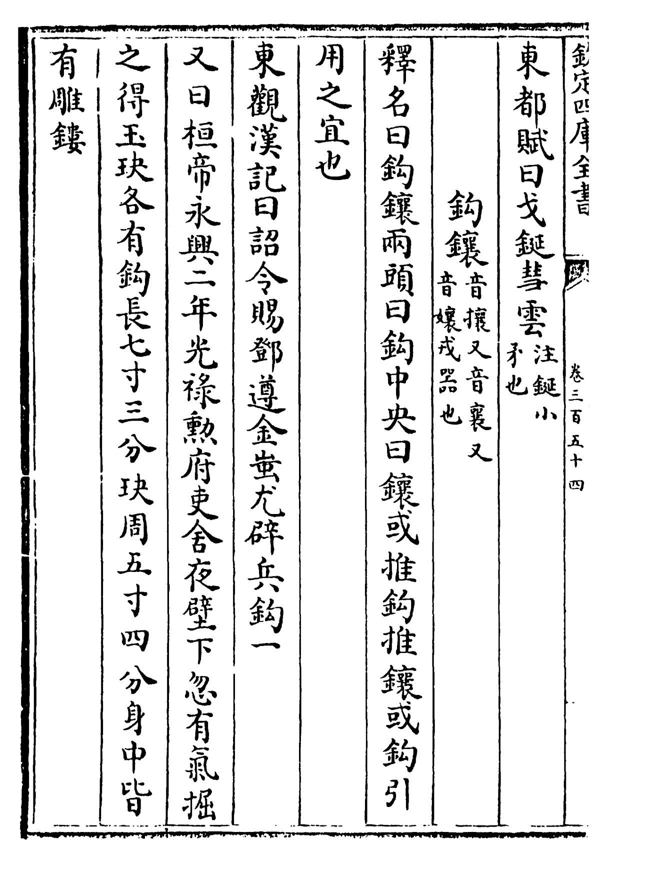
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琅支都狀壯之衣以錦袍拜左金吾衛羽林將軍

五代晉史曰梁將有王彥章者勇力過人常執鐵槍重百斤所向辟易莊宗畏之

鋋

釋名曰鋋延也達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方言曰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鋋音蟬或謂之鏦漢書曰鏦殺吳王也其柄謂之鈐



東都賦曰戈鋋彗雲注鋋小矛也

鈎鑲音攘又音襄又音孃戎器也

釋名曰鈎鑲兩頭曰鈎中央曰鑲或推鈎推鑲或鈎引用之宜也

東觀漢記曰詔令賜鄧遵金蚩尤辟兵鈎一

又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勲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鈎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宫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冠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着鉤帶入房

梁書曰吉士瞻初為荆府城局參軍浚池得一金革帶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取夏侯洋兄之女女竊以與洋洋喜佩之及是革命洋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列仙傳曰鉤弋夫人姓趙病臥左手拳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夫人武帝發手得玉鉤手亦舒遂幸而生昭帝後被害殯之尸不臭而香一月

三秦記曰藏鉤因鉤弋夫人世人法之也

瑞應圖曰湯都于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鉤入湯庭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之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飜入懷以手探則不知鳩之所在

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
偶貨財萬倍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内婢婢乃
竊鉤以與蜀客張氏失鉤漸漸耗而蜀客數罹難厄不
爲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以鉤返張
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周時梁伯所居國都多池沼時池
中出神帶鉤到今其民象而作之號曰大梁氏鉤焉
吳越春秋曰闔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

而有人貪賞之重也殺其兩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之闔閭而詣宫門求賞王曰為鈎者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鈎乎作者曰吾之作鈎也貪王之賞殺吾二子以成兩鈎以示之曰何者是也時王鈎甚衆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鈎師向鈎而哭呼其兩子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絶於口兩鈎俱飛著於父之胷吳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夢書曰夢得鈎帶受約束也鈎帶著身約勑已也持鈎

帶脘事決已也
莊子曰曲者中鈎
吳都賦曰貝鈎越棘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丕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
鈎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賤物
魏文帝答昭烈書曰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
雙鈎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貴則孰事之貽也來若
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匱笥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